

「美文选粹」锈——历史变迁的见证者

作者 | 彭家河 赏析 | 黄小鹏

【编者寄语】

锈是历史的记录者。目睹斑斑锈迹，总让人想起曾经光亮闪闪的光辉历史，铁器历经沧桑岁月，如今铁锈爬满额头，默默地书写着光阴流转的历史。

农忙季节，农具在山野田间来回穿梭，轰轰烈烈如闹革命，浑身光滑闪亮，活力四射；农忙过后，农具在屋角墙上默默发呆，尘埃落上，光亮退去，锈悄悄蔓延，生起病来，直至下一个农忙季节。农忙时，农民们忙得连生病的时间都没有；农闲时，农民悠闲娱乐，或者陪着生锈的农具一起生病。这样的循环重复了几千年，突然，这个循环中断，农具一病不起，再也没有农民来唤醒他们，因为农民们已去了城镇进了工厂，曾经握着农具的手如今已操起工厂流水线的各种工具。农村被锈蚀的还有族规村训、村口的学堂，甚至整个村庄。农耕文明在衰退，工业文明在崛起，充满喧嚣和欲望的城市崛起的背后是乡村的悄然衰落凋敝。

全文从农具的锈写到农民的锈，再到整个农村的锈，锈是历史变迁的见证者。

【披文入情】

锈	
<p>①锈，是乡下流行的一种绝症。</p>	<p>单刀直入，开宗明义，文字透着震撼的悲剧力量。要言不烦，“锈”“乡下”“流行”“绝症”，一句话中的四个词语包含了全文主要信息。</p>
<p>②当悬挂在墙头的镰刀、锄头、犁铧和堆放在灶台的锅铲、饭勺或者那些装盐盛油的金属的瓶瓶罐罐周身泛红发绿或者变黑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老家已经无可救药。锈，盛开在铁器或者铜器上，招摇着腥红与暗绿，艳丽绚烂，却暗中透出冷森森的死亡的气息。</p>	<p>状写农家炊具和农具的锈。憋了长长的一口气读下冗长的状语，再看到“无药可救”一词，压抑、绝望之感顿生。接着，用“盛开”“招摇”“艳丽绚烂”来描绘“锈”面积之大、程度之深，仿佛死亡的幽灵在舞蹈。比喻和反语，传达出对铁锈如此严重的无奈。</p>
<p>③空闲的农具和炊具，都毫无例外地会感染上锈病。锈的来袭悄无声息，不紧不慢，虽然无足轻重，但是，如果天长日久，则会病入膏肓。对于锈，那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村人从来不觉得这是一种潜在的危险，他们更不会想到这些农具或者炊具真会有长年闲置的时候。</p>	<p>农村的锈到来时悄无声息、不知不觉。犹如得病，小病日久成大病，常年闲置，积重难返，农具和炊具已病重。</p>
<p>④那些炊具，一日三餐，每天都要擦洗好多次，不时还会沾染不少油星。油星是锈的宿敌，在油脂在保护下，那些黑色的铁锅、铲、勺安然无恙，日复一日，焕发着温柔的光，照耀着农村单调而恬静的日子。农具则不同，一到农闲，它们无一幸免的会患上季节病，经受锈的洗礼。农事分大春和小春，农具也分大春和小春。大春期间，小春的农具会感染锈病，而小春期间，大春的农具则又会出现病态，年复一年，它们就这样轮换交替，仿佛患病是一段轮休的假，农具和它们的病也因此会一直轮回。</p>	<p>当初，炊具因一日三餐被擦洗，不时沾点油星而焕发着温柔的光；而随着大春小春农事的季节交替，农具会交替生锈，像生病。这种生锈不可怕，其实只是一种轮回休息的状态。铁锈是轮回常态。</p>

<p>⑤大春会用到挖地的锄头、耕田的犁铧、平整水田的耙、割谷的镰刀以及打谷的拌桶、打谷机等。而小春呢，也会用到锄头、犁铧、耙、镰刀，其它的则是与大春无缘的连枷和一些农用机器了。一个全副武装的农家，这些农具是缺一不可的。农忙时节，当季的农具会与农民们一样，起早摸黑，泥裹粪沾，要风雨无阻地把村里上上下下能种要收的田边角打理完毕才能歇息。大春小春的抢种抢收也不过半个多月，农忙一过，大家都无所事事。农具也和村民们一样，成天呆在农家院落晒太阳睡懒觉，消磨漫长的乡下时光。农事一毕，男人们的瞌睡就大了，女人们的皮脂又厚了，那些能说会道的农妇们一有空就打扮一新，忙着走亲窜户，提亲说媒，无人问津的农具们则都先先后后的起锈生病，忙点自己的事情。锄头、镰刀这些，时常会有事做，通常没有时间歇下来生病，还没在墙头屋角闲多久，又被主人们带到村外，挖土，铲地，割草，又把锄头、镰刀磨得光鲜锃亮，神采飞扬。犁铧们则会闲得久一些，当铧面上泛起点点红褐色的雀斑时，它们才会被扛进水田或者旱地，与黄牛水牛一起同步耕田犁地。当犁铧从泥里或者水里拿出，抖落浑身的泥水后，则又容光焕发，宛如落在凡尘的半弯月。那些专门用来打谷的手摇打谷机、专门打麦的脱粒机，则要整整闲置一个对年，这漫长的一年，足够它们在梅雨季节染上锈病，让那些从湿气中生长出来的红锈绿锈爬上铁的皮肤，噬咬铁的筋骨。在没有农事的季节，农具的铁都在悄然而无声的与锈战斗。</p>	<p>农忙时，农具光鲜锃亮不生锈，农民奋战不息不生病。农具和农民一样，忙时精神抖擞，闲时慵懒自在。田园生活气息浓郁。</p>
<p>⑥我在无所事事时，时常会想到那些锈，其实它们与铁也算是兄弟，它们之间都有相同的骨血，只不过人各有志罢了。那些红红绿绿的锈，与铁在一起，兄弟般紧密，这样看去，锈蚀着的铁倒更像是农具们闲得无聊时自娱的彩绘。铁与锈，这两兄弟间的争夺，却让农具们倍加痛楚，它们只得在乡下的阴冷中隐忍着病痛，无声地等待着下一个耕种或者收割季节的到来。如同我，在鸡毛蒜皮的繁杂事务暂告一个段落，时常会在空闲中感到空虚无聊，又期待那些琐碎的繁忙。农忙一过，锈蚀的农具横陈乡间，无人搭理，让人看到世态的炎凉不仅在人世，也在物界。在农民们看来，锈，只是农具的闲病，安逸舒适就染上了这种富贵病。农具的命也真是贱，过不惯好日子。</p>	<p>农具一闲就锈，一闲就病，过不惯好日子，命贱苦，为下文类比农民做铺垫。</p>
<p>⑦同农具一起生病的，往往还有那些骨瘦如柴的老农。农忙时节，裤子一提就下地了，没有工夫生病。麦子种上了，谷子进仓了，那些躺在垫着厚厚稻草的松软木床上睡得骨松肉散的农民们也与农具一样，经不住连日的阴雨或者持久的潮热，通常会一病不起。有的熬上一月两月，还能在下一季农忙时又精神抖擞。有的则一蹶不振，熬不到过新年或者熬不到新米新面出来的时候。乡下人，死得圆满不圆满，都是按农时来评定的。“这人死得真不是时候，马上就要吃新米了。”“看他熬得到正月底不。”从这些农村时常听到的话语中，可以看出，农民们对生死的唯一期待就是能在一个好的时节安然离去。</p>	<p>农闲农具生锈时，农民也会生病，甚至一病不起，连死也要选择在农闲时。</p>

<p>⑧看上去，农闲时，铁往往比人还脆弱，经不住锈的侵蚀。当然，人的肉身最终根本无法与铁的铁骨对比，铁过上一年半载，磨去锈蚀，还完好如初，人却只有一天天羸弱衰老，然后死亡。锈是铁唯一的癌，而人，却会有各种各样的绝症。</p>	<p>锈是铁唯一的癌，只有不停的劳作可以治愈。</p>
<p>⑨我时常注视着农具，注视着农具上铁的光。当农具上的铁光芒四射的时候，必定农耕的盛世。当农具的光芒全隐藏在锈的背后，我知道，这是打工时代已经到来的标志。</p>	<p>农具光亮，农耕盛世；农具生锈，农耕衰落，工业时代到来。有无锈迹是农耕盛衰的标志。</p>
<p>⑩在又一年的农忙到来时，那些农具却没有迎来磨砺的日子，仍旧挂在墙头堆在屋角。当年那些有力的臂膀呢？当年那些勤快的男女呢？在打工这个流行语弥漫乡村时，农具的病期其实就已经到了。这一回，锈的到来不是慢慢吞吞，而是来势汹汹，如风卷残云覆盖整个乡村。整个村子整个村子的青年男女全都只带着几件换洗的衣裳和用麦子谷子换来的纸钞，踏上了通向外省的长途客车，把年迈的父母托付给山村，把未来托付给一个叫打工的词。</p>	<p>锈而光，光而锈，几千年的轮回终于被打断，农民潮水般离开农村涌向城市，一任农具生锈去，农事式微。农村的锈包含农具的锈、农民的锈、农事的锈，还包括什么呢？</p>
<p>⑪打工时代就这样戏法般的解除了农耕时代的武装，农耕从此在村庄慢慢引退，农具把表演的舞台转交给了杂草。杂草接管后的乡村从此孤寂平淡，波澜不惊，那些不善言辞的农具和无力外出的老农从此备受冷落。</p>	<p>农耕引退，农具生锈，杂草登场，农民病矣，农村病矣！谁活了？</p>
<p>⑫等待了一个农时的农具没有等到开工的洗礼，又等待了几个农时的农具依然如故，开工已经成为梦想。它们何时能够重见天日东山再起呢？然而，等待的日子已经太久了，谁也不知道那一天什么时候到来。解甲归田的农具已经被锈百般蹂躏，肆意凌辱。铁，原本是农具上唯一锐利和坚硬的部位，然而，在锈的顽强攻势下，铁的意志也被轻易突破，铁的部位最终成为锈占领农具的起点。<u>铁，成为农具的致命死穴！农具的沦陷居然是从最锋利的铁开始的，这可能</u>在任何人意料之外，如同世事，总是让人始料不及。铁在农具上的宿命，倒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命题。<u>最锋利的铁，在农具驰骋原野的时候，是所向披靡的胜利</u>之师，当农事转向低谷时，<u>铁居然成为腐败的先锋</u>。铁，在农具上承载了太多的哲学意蕴。当农具上那些木质的柄、木质的框，成为农具最后的轮廓时，那些处在锋口的铁则在年复一年中被锈击溃，百孔千疮，颓然委地。那些腥红的、惨绿的锈，则成为农具临终唯一悼念的花。</p>	<p>闲置的农具最终没能再驰骋疆场，东山再起的日子不知何时到来。反而，当初的锐利却最先腐败溃烂，这一双刀剑哲理不仅仅适用于农具吧？</p>
<p>⑬村里的族规、村训，都没入荒草。村口的学堂早已成为空房，村外的肥田沃土，都成为杂草的天堂。乡村没有了人声，没有了烟火，丰收的喜悦和年关的喧闹都一片片的从往昔的岁月枝头落下，如今的乡村只剩光秃秃的两根枝丫，一根朝这，一根朝那，这一根叫荒芜那一根也叫荒芜。</p>	<p>打工潮水席卷之后，往日农村的田园牧歌、世俗人事已成如烟往事，农村锈迹斑斑，农耕休矣。</p>
<p>⑭我的乡村，锈已成为主人。我和兄弟姐妹，则沦为一个个遥望故园的异乡人，在回忆中啜泣。</p> <p style="text-align: right;">2010年7月7日</p>	<p>锈已占领农村，从农村走出的我们，只能在记忆中重温农耕文明的曾经的温馨纯美。</p>

——选自《瓦下听风》，有删减 作者：彭家河

【文章珠玑】

锈，是乡下流行的一种绝症。

锈，盛开在铁器或者铜器上，招摇着腥红与暗绿，艳丽绚烂，却暗中透出冷森森的死亡的气息。

乡村没有了人声，没有了烟火，丰收的喜悦和年关的喧闹都一片片的从往昔的岁月枝头落下，如今的乡村只剩光秃秃的两根枝丫，一根朝这，一根朝那，这一根叫荒芜那一根也叫荒芜。

【思考探究】

1. 综观全文，谈谈“锈，是乡下流行的一种绝症”这句话的含义。
2. 联系上下文，谈谈“铁，成为农具的致命死穴！”这句话的含义。



扫码关注公众号，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河南新县高级中学 黄小鹏）